

憶錢其琛題寫書名

延靜



我與國務院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接觸不多，但他在中韓建交五周年前夕

為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出版的一本書題寫書名的事，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中。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是中韓建交五周年，除兩國領導人互致賀電、兩國大使館舉行招待會外，中國駐韓國大使館還準備出一本書，收錄兩國領導人互訪時的講話、照片，用中韓兩種文字出版，以志慶賀。使館作出決定後，加緊編輯，但書名由誰來題寫，卻費了不少心思。

使館領導幾經商議，決定請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題寫書名。所以如此，有充分的理由，其一，他是中韓建交公報的中方簽署人。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，中韓建交公報簽字儀式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苑舉行，錢其琛代表中國政府，與韓國外長李相玉一起，在建交公報上簽字。當時這場活動通過電視對外直播，昔日不相往來的中韓兩國，化敵為友，走到一起，轟動世界。

其二，之所以請錢其琛題寫書名，還是因為中韓建交後，他是第一個訪問韓國的中國領導人。中韓建交次年，也就是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，錢其琛正式

訪問韓國，與韓升州外長舉行了會談，金泳三總統會見並設午宴款待。這使錢其琛在韓國有較高的人氣。其三，追溯中韓建交前，中韓改善關係的大門，其實也是在錢其琛的直接領導下打開的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，中韓還沒有外交關係，但為了出席在首爾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，錢其琛外長毅然前往。當時美國、日本、澳洲等多國外長為參加會議也來到首爾，然而錢其琛的到來轟動最大。盧泰愚總統在集體會見與各國代表團團長之後，單獨會見了錢其琛，表示希望進一步改善韓中關係以至建立外交關係。這次訪問打開了中韓關係改善和建立外交關係的大門。

使館作出決定請錢其琛題寫書名後，也有一個擔心，那就是他掌管中國外事，工作十分繁忙，是否會接受邀請。為鄭重起見，我代表使館，給時任副外長的唐家璇寫了一封信，陳述了理由，提出了請求。但出乎意料，只過了十幾天，一個偌大的信封就送到使館，內中裝有一幀錢其琛題寫的書名《中韓建交五年》，使我們樂不可支。

為慶祝中韓建交五周年，大使館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上，韓國外長等數百人出席。招待會上，當我宣布，來賓每人將得到一本精裝的《中韓建交五年》紀念圖書時，場內響起熱烈的掌聲。錢其琛題寫的書名，至今被我珍藏。

念念不忘的地名

梅莉



從上海自駕去四川時，途經蘇、皖、豫、鄂、陝，然後入川。走過路過，地名如人名，陌生之地能讓人一下記住的，肯定因其個性鮮明。還有一些記憶裏存在但是無感的，比如在地理書、小說裏出現過的地名，當它佇立在你面前時，很多相關的人與事就呼啦啦地湧出。你會恍然大悟，原來你在這裏。

途經河南，因我幾乎沒涉足過中原這片廣袤遼闊又神奇古老的土地，滿是好奇。高速公路路牌上不斷閃現那些耳熟能詳的地名：開封、瓦崗寨、駐馬店、安陽、南陽、新野、洛陽……程咬金與瓦崗寨，劉備與新野，諸葛亮與南陽，幾乎每個地名都可以說出一段歷史。所以，中原是很多小說家最愛書寫的地方。我發現取地名也跟取人名相似，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喜歡隨名，其中有一個字是相同的，而河南的許多地名也是這樣。比如洛陽、睢陽、汝陽、沁陽、泌陽、安陽、南陽等等，共有十幾個「陽」，兄弟姐妹真多，是個大家庭。

「南陽諸葛廬，西蜀子雲亭。」在南陽吃了一碗全市排名第一的胡辣湯後，一整天都不覺得冷。然而，我更傾心的是距南陽只有一百多公里、隸屬湖北的古城襄陽。喜歡它是因為兩位文人。「劍外忽傳收蓟北／初聞涕淚滿衣裳／卻看妻子愁何在／漫卷詩書喜欲狂／白日放歌須縱酒／青春作伴好還鄉／即從巴峽穿巫峽／便下襄陽向洛陽。」杜甫的詩多愁苦沉重，難得一首這麼喜出望外、明亮開懷的：一路春光美景作伴，哎呀，終於可以回老家啦，我的心早已長上翅膀飛走了，從巴峽穿過巫峽，再到襄陽直奔洛陽。杜甫祖籍襄陽，寫這首詩時，詩人五十一歲，在現在看來還是中年，但對於只活到五十八歲的杜甫來說，已是暮年。透過這首詩，可以看見一個一直不那麼快樂的他手舞足蹈的樣子，於是，愛屋及

烏地愛上襄陽、洛陽。留宿襄陽，我點了襄陽人最愛的牛油麵和鍋盔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吃飽後漫步街頭，忽又想起金庸。去年他去世，襄陽城牆上點燃了上千支蠟燭紀念他。襄陽人紀念他，是感謝他為襄陽揚名，因為在其作品《射鵰英雄傳》和《神鵰俠侶》裏多次提到襄陽，這是作家很偏愛、下筆最多的一個地方。襄陽自古是兵家必爭重地，小說裏郭靖死守襄陽城多年，最後還是沒守住，破城當天與妻子黃蓉並肩浴血奮戰雙雙殉國，成了抗蒙英雄。

返程時，湖北另一座城市卻留給我夢魘般的記憶。途經湖北荊門，在高速遇到一起重大車禍，造成八十公里的大擁堵，堵了幾個小時不能動彈之後，疲憊不堪的我們在凌晨趕下高速，倉皇找酒店住宿。城中地面結冰像溜冰場，寸步難移，先生選擇了一跤，卻被一家告知客滿，絕望地以為就要露宿街頭了，終於被一家設施簡陋的賓館收留。那一夜，簡直是此生不願回首。但是，荊門這個地方卻也沒齒難忘了。

過皖南，一座名叫寒亭的小鎮，像一位亭亭玉立、容貌姣好的柴門姑娘，情竇初開，見有客人來，「和羞走，倚門回首，卻把青梅嗅」。而寧國（縣）呢，我覺得它像一位長着國字臉、做着小生意手頭有點積蓄的帥哥，和寒亭很般配。當然這是我途中無聊腦洞大開自娛自樂。實際上，我對寧國的記憶是來自它的土特產——山核桃。朋友是寧國人，每年回家過年必帶兩罐山核桃送我，核桃粒大殼薄，香脆味美。

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，我贊同錢泳在《履園叢話》中所說的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二者不可偏廢」。但顯然是讀過書再行路，感受更豐盈，否則就是到此一遊。旅行還有一個好處，可以在實踐中眼觀耳聞手記，彌補書本知識的不足。

記下那些念念不忘的地名，後會有期，不在腳下，便在書中。



回到故地的第二天，我冒雪去看望王文學。

年近八十歲的王文學，如果歸類，應該屬於「孤」。因為出身不好，終生沒娶到老婆，晚年只能寄居侄子門下。說寄居也不算準確，實際是錢財歸侄子，吃飯可以去侄子家裏也可以不去，自己擁有獨立的居所。

王文學實際擁有兩座房子。除了自己蓋的房，還有國家撥款四萬元給「五保戶」蓋的扶困房。雖然與四萬元投入相比，房子規模和格局很不匹配，但外觀上比他自己的房子要好。我先去了那座漂亮的房子，他並不住在那裏。原因是那座房子被招標隊伍建得四面透風，無法居住。風就是從房頂和山牆連接處那些很寬的縫隙吹來的，很快就吹進了人心。

王文學向以勤勞、節儉著名。幾十年來，村裏人很少能想起王文學不勞動時的樣子，因

王文學

任林舉

為他一直在勞動，就是平時走在村路上，也要隨手拾起路邊的柴禾。至於節儉，那就更加著名，他一生基本不買什麼東西，一切都從「撿剩」而來，包括穿戴、飲食，甚至有人會看到過他和一頭豬爭搶一塊沾滿泥污的饅頭。

總之，王文學是一個可以把自己的生存成本壓縮到幾近於零的奇人。這樣的人誰能相信他手裏會沒有錢？事實上，在那個貧困的村子裏，他一直都是一個「有錢」人。所謂有錢，也不過十幾、幾十元的樣子，但在他眼裏，就已經多得無處藏匿。無處藏匿也要藏，否則又怕被那些侄子、侄女們弄去花光。於是，他的錢就總會「呆在」一些奇怪的地方。有時在樹洞裏，有時在廁所的某塊牆磚下邊……錢藏好後，王文學仍不放心，總要時不時地去看看那錢還在不在。人們抓住這個規律，在後邊遠遠地跟蹤他，便可順利偵破他的秘密。

在王文學睡覺時，有一個毛病，不斷說夢話。如果誰還能待在他身邊，則可以輕而易舉

獲得更多秘密。在夢中，他會斷續說出自己最關心的事情，比如錢藏到了哪裏。有時，他還能在夢裏和醒着的人對話，有問必答，絕不隱瞞。過後，按照他在夢裏說的地點一找，百分之百應驗。

越來越深的生存恐懼，越來越直接、頻繁地出賣了他。

穿過灶間雜亂堆放的柴草，我和他並坐在裏間的炕沿上，炕上雜亂堆放着有些發黑的被褥。那天，我很想對王文學說點兒什麼，但他覺得幾乎聽不見聲音，我每高喊一次他都驚恐地衝我微笑一下，我也驚恐，只好陪他靜靜地坐下去。屋子的溫度很低，低得讓我無法堅持，低得讓我感覺到整個冬天的寒冷。

離開王文學之後，我的心情開始一點點變壞。我有一些憤怒，卻無法確定憤怒的對象，便只好悲哀。整整一個晚上，眼前一直縈繞着王文學那佝僂的身影、滿臉的皺紋和怯生生的目光。

那年那夜在敦煌山莊

郭一鳴



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先生突然病逝，消息傳來，很多人感到意外。王敏剛隨香港代表團出發上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，當晚感到不適入院，返港就醫，幾天後去世。我的朋友圈中有一位T君是王敏剛當年就讀的聖類斯中學校友，認識王氏兄弟半個世紀，T君形容王氏兄弟都是游泳健將，在當年學校水運會上備受矚目，王敏剛積極支持內地改革開放，更是參加西部大開發的港商第一人，T君對王氏逝世表示傷感。

西部大開發港商第一人，這個稱謂，王敏剛絕對當之無愧。二〇一〇年，我隨香港潮屬社團首長和朋友一行數十人，陪同饒宗頤教授從北京搭飛機到敦煌，當晚入住著名的敦煌山莊。當時饒宗頤教授要贈送一批畫給敦煌博物院，潮屬社團準備藉此機會在敦煌為饒公慶賀九五華誕，王敏剛先生專程趕到山莊接待饒公。敦煌山莊是王敏剛九十年代初開始投資絲綢之路的代表作，這座佔地二十萬平方米，建造設計美輪美奐、氣勢雄渾、洋溢漢唐風格的山莊酒店，自一九九五年落成以來，已經和敦煌石窟、鳴沙山、月牙泉融為一體，為古老的絲綢之路增添一道新的文化景觀、注入新的生命力。

中國的西北地區，山西、陝西、青海、甘肅等省區由於多山區高原甚至沙漠，資源貧乏交通不便，除了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，大部分地區自古以來都比較貧窮落後，一曲《走西口》，唱出大西北的荒涼。九十年代初正是廣東珠三角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歲月，上海浦東和長三角剛開始起步，投資機會多的是，雖然中央大力推動西部大開發，但



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生前一直致力祖國西部大開發，是港商投資內地的先鋒。資料圖片

帶着真金白銀千里迢迢到大西北投資的港商外商並不多，王敏剛先生是最早到來最有代表性的知名港商，是名副其實的西部大開發的開荒牛。更難得的是，王敏剛沒有選擇賺快錢的行業，沒有把大西北變成拉斯維加斯，而是選擇長線投資絲綢之路的文化旅遊，除了甘肅，王敏剛還在新疆、青海興建酒店，被譽為「絲路商人」。

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，很多港商投資內地，以不同方式參與和支持這一偉大歷史進程，而全力投資大西北而且一直沒有離開大西北的知名港商，似乎只有王敏剛一人，與其說王敏剛投資眼光獨到、先知先覺（比中央提出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早了十多年），毋寧說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，特別是對古老

神奇的絲綢之路情有獨鍾，即使因此付出更多心血，承受更多壓力，也無怨無悔。

入住敦煌山莊當晚，我和幾個老友拎了幾支啤酒到天台上聊天。時唯八月，萬里無雲，遙望西域，沒有長河落日，未見秦時明月漢時關，未聞四面邊聲連角起，只見星河迢迢，似遠還近，閉上眼睛，可以聽見天籟，彷彿時光倒流回到大漢盛唐。聊到半夜，啤酒喝光了，剩下一點花生和牛肉乾，有人下樓到房間取來一瓶茅台酒……第二天晚上，山莊天台酒會繼續。

古老的絲綢路上，當年有渭城客舍，唱的是《陽關三疊》，而今有敦煌山莊，喝的是啤酒茅台。聽說不少到過敦煌的香港遊客，都入住過敦煌山莊。願王敏剛先生安息。

美國作家談讀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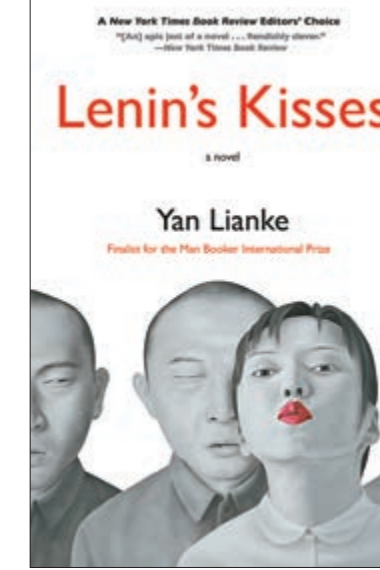
陳安



問及文學晚宴派對的座上賓，女演員、作家格威納絲·帕爾特羅（Gwyneth Paltrow）的客人將是莎士比亞（一五六四—一六一六），《冷血謀殺》（In Cold Blood）（一九六六）的作者杜魯門·卡波特（Truman Capote）（一九二四—一九八四），《無邪的年代》（The Age of Innocence）（一九二〇）的作者伊迪絲·華頓（Edith Wharton）（一八六二—一九三七）。帕爾特羅擔心自己不能好好招待客人，不知道該給他們吃什麼，但相信他們的交談不會出問題。

羅恩·切爾瑙爾不擔心請客人吃什麼，因為他覺得談笑風生之際大家會忘了吃東西。他邀請的客人是：英國作家、辭書編纂者塞繆爾·約翰遜（Samuel Johnson）（一七〇九—一七八四），馬克·吐溫（一八三五一—一九一〇），英國女小說家、《傲慢與偏見》作者簡·奧斯汀（Jane Austen）（一七七五—一八一七）。

偵探小說作家丹尼爾·席爾瓦（Daniel Silva）要請三個看來彼此格格不入的人到他家去：戈爾·維達爾（Gore Vidal）（一九二五—二〇一三），諾曼·梅勒（Norman Mailer）（一九二二—二〇〇七），威廉·F·巴克利（William F. Buckley）（一九二五—二〇〇八）。這三個人年齡不相上下，前兩個都是文壇老將、高產作家，且都富有個性，直情徑行，敢想敢說，無所顧忌，兩人也因此長期不和，一見面就針尖對麥芒，爭論吵嘴，成了美國文壇一對著名「宿敵」。不過，他們其實都是自



美國作家談讀書。圖為《連科的長篇小說《受活》英文版為「Lenin's Kisses」。資料圖片

由派、激進派，而巴克利是美國知識界保守派直言不諱的代言人，《國家評論》周刊創辦人，其專欄即名「站在右翼」，他怎能與維達爾、梅勒有共同語言呢？席爾瓦這樣安排他的文學晚宴，顯然甚有心計。不過，他請巴克利還有他的道理，因為巴克利也是驚險小說作家。這三人碰在一起究竟會怎樣呢？席爾瓦說，他會當仲裁人，餐桌上置放紙盤和塑料餐具，以免任何不適當的流血行為發生。

「且說讀書」也關心作家們的讀書方式。對「平時讀紙質書還是電子書？」這個問題，大部分人都說只看紙質書，也有人兩種書都看：在家讀紙質書，在外看電子書。科幻小說作家斯蒂芬·約翰遜（Steven Johnson）則說，他做研究時，總是喜歡上網，檢索、儲存重要

的引文、語錄，讀紙質書是容易記住，問題是不能檢索。他說：「今天在我電腦上，幾秒鐘內就可找到幾乎是二十年前我讀過的書裏的引語。上網檢索還可以發現我早就遺忘的有關線索，使我驚喜不已。」

「且說讀書」從不問你喜歡哪些外國作家及其作品，筆者甚感驚異的是，答問者中有很多俄羅斯文學崇拜者，多人提到托爾斯泰及其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和《戰爭與和平》，契訶夫及其《醋栗》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《罪與罰》。女作家珍妮特·馬爾科姆（Janet Malcolm）最近選購了十三卷契訶夫小說集英譯本，並向別人推薦。

美國人尚不熟悉中國作家及其作品，「且說讀書」中只有一人——已故以色列作家阿莫斯·奧茲（Amos Oz）提到一位中國作家。他說：「我最近讀了中國作家閻連科的Lenin's Kisses，一部言辭激烈而又富於幽默、傷痛而又嬉笑的長篇小說，它不僅是一部大膽、辛辣的嘲弄性作品，更是對罪惡與愚蠢、不幸與同情等問題的微妙研析。」閻連科的《受活》外文被譯為《列寧之吻》。

不過，應該說，美國知識界有識之士還是在努力研究、傳播中國文化，有個作家頭頭櫃上的一本書就是一個：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邁克爾·皮尤特（Michael Puet）和東亞史博士克里斯廷·格羅斯-洛（Christine Gross-Loh）合寫的專著《道路：關於美好生活，中國哲學家們能教我們什麼》（The Path: What Chinese Philosophers Can Teach Us About the Good Life）（二〇一六）。嚮往和珍惜美好生活的中國讀者應喜歡這本書，將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逐漸融入美國夢裏去。（下）



湖北襄陽是金庸偏愛的古城之一。資料圖片